

2025.6.14

星期六 乙巳年五月十九

今日4版 第8808期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
邮发代号 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韩美林：读书，要读活书

记者：童年对人的影响是一生的，能谈谈您童年时期有哪些阅读吗？

韩美林：人生随着成长，肯定会根据需要阅读很多书，不断地读书，不断地积累，这是人生的必修课。另外，还需要有一个好的记忆力和分析力、理解力、创造力。读书光过目不忘不行，吃不透也不行，吃不透等于没读书。

我两岁丧父，家里很穷，小时候，母亲怕我们三兄弟贪玩，拿出1块钱送我们到私塾里学习写字。所以我是五六岁就学习书法了。老师教别的孩子们读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，他们在那边念，我们在这边写字，但没耽误旁听。四年级老师让我们读《古文观止》，背诵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、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等等，那时候年纪小还不一定理解，但是都背过了，我们学校是救济会小学，穷孩子都比较奋发图强。所以我们从小受孔孟的影响比较大。

小时候，我和别家小孩调皮地跑到土地庙后边去掏土地爷的屁股，掏来掏去掏出了好多刻印工具和古书：《说文古籀》《六书分类》《四体千字文》……我喜欢画画，却没有人引导，就把它当画看了，直到现在我也没放弃篆书，把字当画看。另外我认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要从小开始。小时候给孩子多读一些书，可能他终生也忘不了。

记者：人生的不同阶段有怎样的阅读习惯？

韩美林：小时候我们不学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，但是《三字经》就是个百科全书，里面不光是历史，还藏着好多好多学问，其实它是孩子们的一个全面知识的教材。比如说“子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惰”；又比如说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这些都是小学时学到的，那时候虽然不懂，但是现在还能理解，还能应用。

记者：听说您小的时候，曾经在土地庙见到《六书分类》，自“洞山100号”出狱后去上海休养，又在福州路旧书店里发现这本书。在谈到此书时您用了“笑”这个词，“封面上的字朝着我笑，但是我没等翻开就浑身发冷发抖，哭个不停。”——您是否认为书和人一样，也是有缘分的？

韩美林：我临摹了很多字帖，主要是颜鲁公，自己也抄了很多篆字，后来家里打扫卫生给烧了，我心疼得大哭，因为和它们已经成了朋友，后来我发誓再也不看这些篆字书。直到后来“文化大革命”受迫害，我的腿被打断了，“文革”后在上海养伤，我拄着双拐去逛书店，在书店柜台的一个角落里，忽然看到《六书分类》。我扶住桌子，把拐棍一扔，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大哭，求店员卖给我。他们说这是搜集的“四旧”，后来我说了小时候跟这本书的故事，他就卖给我了。从那以后我又开始练习篆书，后来在这些古文中又发现好多好多不知读音的、认不出来的，也解释不了的字，搜集起来把它们当画看。后来搜集多了，许多专家如启功、容庚老师让我写出来，那时我已经搜集了几万字，出了《天书》，没想到这个“副产品”还轰动了世界，成了我们民族的骄傲。我将



韩美林，艺术家、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

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甲骨、金文、石鼓、陶器、岩石等上面留下来的一些至今没有被破译的符号、文字整理在一起，起名为《天书》。这些形象使我受到启发，后来又联想到岩画，岩画也影响到我的绘画。所以这本书不仅成就了一个画家，也成了中华文化传统另一个学问，轰动了全世界，至今已搜集了近十万字。

记者：您觉得书和人是有缘分的吗？小的时候见过《六书分类》，然后阴差阳错在成年之后又见了这本书，也激发了您很多创作热情。

韩美林：这就看个人爱好了，有的人一辈子不喜欢读书，有的人一辈子看书着迷，有的人对书着迷又记不住，就看过程；但是有的人呢，就是发现美好的世界都在书里面，看书对一个人的成长、对人生的抉择都是有影响的，读书人各取所需。

记者：您在阅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，会不会做笔记？

韩美林：我不做笔记，我脑子很好。经常引经据典，读过的书都在脑子里。

记者：什么样的书值得您留下来？

韩美林：书多了不一定都看完。有的是为了查找资料；有的书要阅读；有的书要记下来。比如那些我认为是做人做事的警句，就摘出几句来，对我有好处、对我的学生有好处的，我就把它记下来。就看你怎么选择和理解。书这么多，我想抽哪一本就能抽到哪一本——你爱书，才能做到这样，它是这个世界和历史的全部。

记者：您有没有枕边书？有固定的枕边书吗？

韩美林：不同时期会换不同的枕边书。

记者：那您最近放的是哪本书呢？

韩美林：最近在读《逻辑学》。想不到我们搞艺术的还看这些吧！搞艺术要跟得上时代，这本《逻辑学》就是跟上了时代。前两天在读“量子”相关的书，因为咱们得跟上量子科学时代，现在量子发展到了世界各个角落，清华大学就有量子研究所。看了以后你不能光记住这些词儿：比如中子、强子、超子、原子、负离子、费米子、光子等，你得理解量子到底怎么回事儿？量子能分析出我们整个世界。未来，AI能取代很多生产力，但取代不了审美。

因为科学和艺术不是一回事儿，我曾经讲到两个线段一般长，就感觉竖的长，横的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有错觉，艺术就利用错觉，不仅利用科学，还多了理解：如黑白、深浅、虚实、长短等。在艺术家眼中，短的就是长的，长的就是短的，这就是一种错觉。比如说法国的国旗，配色是红白蓝组成的，你看着都是一般宽，实际上三个色块的比例是27:25:27。因为白色是扩张颜色，它显得宽，设计国旗的人后来给白色块减掉了2厘米，导致看起来一般宽，实际上是利用了错觉。所以读书要把它读活，不要死读书，艺术家跟科学家的不一样就在这儿，同时它又离不开科学。

记者：那您是不是对哲学、辩证的图书更感兴趣？

韩美林：我感觉辩证法实际上只是一种方法。逻辑学才是一个科学的推理方法，你看我的《天书》是不是跟上这个时代？要用现在的视角来看事物，不是光横平竖直，你可以横着歪，歪着横，怎么写都可以，你可以用干、湿、浓、淡来写一个字，美学就出来了。所以看书光记住管什么用？你得活用，你得活出美来，看出理来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